

散文

打虱不如泡澡

王太生

打虱与泡澡,两件不相干的事情,却是文人与俗人的赏心乐事。

《晋书·王猛传》记载,东晋大将桓温率军攻打秦国,驻兵霸上,隐居华阴山的王猛穿一件破旧的粗麻衣裳去见桓温,一边口若悬河,谈经论道,一边因有小虱作祟,倒插后脊,挠痒痒,旁若无人。

士大夫们为了显示与众不同,他们在身上养虱,与人交往时并不忌讳,这多少有些飘逸与玩世不恭,却被推崇为一种淡定的行事方式。

虱子,在中国古代文人的袖笼和几千年的历史文青灯黄卷的缝隙中漫爬,遭遇现代工业文明洗化用品的香馨涤荡,便逃得杳无踪影。

文人的宠幸,才会有虱多不嫌痒。难怪王安石说,“青山打虱坐,黄鸟挟书还”,面对青山,不时从身上摸出几只虱子来,真是只可与君子语,不可与俗人言。

贾平凹的《笑口常开》讲过一个笑话:“陪领导去某地开会,讨论席上,领导突然脖子发痒,用手去摸,摸出一个肉肉的小东西,脸色微红旋又若无其事说:‘我还以为是个虱子哩!’随手丢到地上。我

低头往地上瞅,说:‘噢,我还以为不是个虱子哩!’会后领导去风景区旅游,而我被命令返回。”典型的拍马屁不成,拍到马蹄上。危机公关的正确的方式是,会后应该安排领导去泡个澡,但执拗的老贾却坐在返回的列车上,“买一个鸡爪边嚼边想,不禁乐而开笑。”

洗与泡是有区别的。洗,是搓去身上的尘垢和老死的细胞;泡,是养心、舒筋活血,逍遥乐。

缺水、缺柴火的年代,人们并不勤于沐浴,虱子有了藏身之地。实在熬到开春,天气暖了,孔子才和他的子弟们,在沂河里洗澡,肌肤清爽后,在风中跳舞,哼着歌回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男人简单的快乐。

我生活于温柔水乡,未曾体验过小虱爬身的微妙感觉。儿时常听大人们议论,某人去北方住旅店,床铺上有虱子,这个人就脱个精光,用皮带将衣服捆扎好,悬挂于椽梁之上。那时,我没有去过北方,自然不会经历这样的事,大概是个笑话。

吾乡与扬州毗邻,民风相似。儿时冬日,江淮之间天地大寒,室内又没有暖气,人冻得哆嗦,捏一

根根筹,跟在大人后头,亦步亦趋,慢慢踱到水汽氤氲澡堂里,人就像一根被冻僵了的紫茄,一俟明亮光线的照耀,一点一点地苏醒。

俗人泡澡,关键在泡。大池里,你我脱个精光,身体浸泡在热水里,只露脑袋在外面,或聪明绝顶,或一头痴发,孰尊孰卑,一视同仁。池水里水滚烫,宜适烫脚丫,贩夫走卒,龇牙咧嘴,雅俗共赏。

伶人泡澡,马连良常去前门外的“一品香”,后改去西珠市口的“清华池”。再后来是八面槽的“清华园”。因为常年唱戏穿靴子的缘故,有鸡眼。泡完澡,还要请专门师傅修剪。有时,泡完澡,还要溜达到金鱼胡同喝一碗碗鱼汤。恬淡,自在。

打虱与泡澡,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主张,其实是同一种闲适的生活态度,虱公子多年不见了,只是人生事,多苦烦恼,打虱不如泡澡。泡澡之后,血流贯张,一身轻松,神清气爽,想做的事,赶紧去做,享受人生的美好时光。至于张爱玲“人生是一袭华丽的旗袍,爬满了虱子”,回避矛盾,且又看到旗袍的美好。

终归是一件漂亮的旗袍。



白云深处见奇峰(国画) 程大利

随笔

情凝三峡石

宋默

我看到了激流中的三峡石。但在长江三峡,而是在在长江支流——大宁河里的小三峡。

那天,我从宜昌逆水行船,过西陵峡、巫峡而至巫山县城。沿途风光绮丽,只是江水滔滔,浑黄一片,水底之石自然是见不到。在巫山码头改乘游艇,又溯大宁河而上,便进入了闻名遐迩的小三峡。这里亦是两岸连山,奇峰峭峻,秀丽幽深。尤其是水,与江水不同,虽也激流澎湃,涛声轰鸣,却清澈见底。正因为水清,水底之石方能历历在目。船公告诉我,这里的石头也叫三峡石。

我观那些石头,或方或圆,或扁或长,或大或小,形状各异;有黑色的、黄色的、青色的、灰色的,色彩不一。只是它们长期在湍急的水中,其棱角虽已被磨得平滑了,但仍然坚定地立于河底,不媚俗,不逐流,尽管有些呆板,却能在凶险面前保持强硬,在厄运面前显露执著。这就是三峡石的品质和风格啊!

然而,石头的这种品质和风格,在生活中似乎没有赢得人们的好感,常常被人斥之为愚钝或冥顽不灵。石头有时也知道裸露于河床,展示自己,有点石成金的企盼,怎奈没有学会那种自我表白和赏悦于人的本领,故而使这种企盼显得非常渺茫。

咳!我见此状,不由得为三峡石等不到知遇之人而扼腕叹息。

过龙门峡不远,便到了抹角滩。这儿河道陡转,水流湍急,流速似箭。船连过几次,都被急流冲了下来,于是船公让游客下船,待轻舟过了险滩再乘。

游客们下了船,借此机会纷纷在滩上捡石头。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几人真正了解石头、爱惜石头的,也不知道他们要把这些经受过磨难与洗礼的三峡石带往何处,只有暗暗在心中祈祷,但愿捡石之人能把它们带到一个好的去处,带出一个好的命运、好的结果来。

我随手也捡了一颗,但绝不敢有丝毫的挑剔,因为自己深知在许多方面愧不如石。

待重新上船入座,大家的兴致全都集中在石子的比较上了。这一瞬间,仿佛满船之人都成了识石专家。他们对我所捡之石不屑一顾,说我捡的石头无花纹,不奇,劝我扔掉。而我却不肯,笑笑说:“它虽平凡,但若某一日被艺术大师点化,将可以攻玉。”这只是我的希望,其实,石之美与不美、奇与不奇,对我来讲无关紧要,因为我捡这颗被激流砥砺的三峡石,不是为了观赏和把玩,而是要捡一种刚强的精神,要捡一个在名与利面前不媚俗、不逐流的品格象征。

如今我捡到了。这颗三峡石已沉落与我情感的河流,不论岁月如何流逝,三峡石永远与我共处。

《大漠谣》

张宁

这是青年作家桐华继《步步惊心》之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以汉武帝时期为背景,讲述了狼女金玉与西汉名将霍去病和儒商孟九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同时也再现了西汉鼎盛时期汉民族昂扬向上的民族姿态,场面宏大,震撼人心,面世五年畅销达50万册,被誉为《步步惊心》齐名的言情经典。桐华是目前最受读者欢迎的言情小说作者之一,其文笔被赞为“平淡入笔逐层深入戳人心痛,她的爱情会燃烧”。

桐华说,创作《大漠谣》的初衷是因为她的第一步小说《步步惊心》,在那个故事中,人物的命运已经被宫廷的大环境,被人物的性格局限,虽然给了故事脉络导向的结局,心中却很是压抑。然后在这种极度压抑的状况下,考虑写一个基调明快、张扬向上的故事,于是《大漠谣》的故事就诞生了。相对于其他几部作品,《大漠谣》是最让她心情愉快和幸福的故事,里面有一些永远属于年轻的东西,属于明媚的东西。



风从茶楼过来香 王继兴 摄影

名人轶事

闻一多与沈从文的断交

张光范

带,拳打南北二京。”

如此整日喝酒折腾,自然令学生有所耳闻,并为之不满,有些青年教师甚或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亦有看法。此时在此教书的沈从文,创作了短篇小说《八骏图》。作品以青岛大学若干同事为生活原型,塑造了八位教授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八仙”中有物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六朝文学专家等。这些“仙”们外表上“老成”、“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他们不能忘怀的世俗情欲相冲突。作品通过不同情节,揭示了“八骏”的道德观的虚伪性,颇具讽刺意味。

小说甫一发表,就引起圈内几位人士的不快,闻一多看罢更是勃然大怒,对沈从文颇为光火。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教授住的房间里,有一部《凝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窗台上放了一个红色保肾丸小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帖头疼膏。”

好事者认为此段描写与刻画的人物就是闻一多,窗台上的保肾丸,则寓意主人性功能方面有些问题。后来更有精于此道者考证沈从文“把闻一多写成物理学家教授,说他是性生活并不如意的人,因为他娶得是乡下妻子”云云。闻一多大怒后与沈从文断交,形同陌路。

后来两人共同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尽管朝夕相处,但关系仍不融洽。小说发表十年后,沈从文在一篇文章中说:“偶然写成的《八骏图》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共事下去。”

也许因为在小说中这样刻薄,有违沈从文厚道的处世方式,1938年闻一多领着战区师生跋涉到西南时,沈从文邀请闻一多和他的学生到自己家里,要他们搞民间现代歌谣,包括两人民谣,两人复归于好。然而两个人对于政治态度的截然不同,使两个人没有长久地走下去。这是两人性格的使然。

文苑撷英

中国古代诗歌之最(2)

陈永坤

《六一诗话》原书只称“诗话”,后人因作者号“六一居士”,所以称为“六一诗话”或“六一居士诗话”、“欧公诗话”等。

最大的乐府诗总集:《乐府诗集》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乐府诗总集。宋郭茂倩编。上起汉下迄五代,共100卷。此书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活泼,对我国诗歌的发展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古代诗歌和音乐研究者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

第一部儿歌集:《演小儿语》是我国第一部儿歌集。本书为

明代吕坤编。全书包括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地流传的儿歌46首。文字浅近,内容生动,便于口耳相传。编者在本书序中还提出了一些关于儿歌的理论问题,对当今的创作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全唐诗》是我国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本集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开始,由彭定求等10人编辑,次年成书。共900卷。共收唐、五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2200余名诗人的诗歌48900余首。

那一天,宋青谷跟乔一成去本市某大区采访,接待他们的是该区新任的宣传部长,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那就是项南方。

乔一成的两个妹妹多少也能算有些姿容,前妻叶小萌也有可人的地方,他的表嫂更是大美女,电视台上上下下漂亮的女孩子也多,所以在他看来,南方长相颇为平凡,眼小而嘴阔,肤色也暗,可是一成却承认,南方是他见过的,气质最端正的女子,利落而大方,很是能干的样子却又懂得收敛锋芒,言语得当又无官腔,使得采访十分顺利。

让乔一成惊讶的是,南方与宋青谷十分熟悉,见了面南方便叫“谷子”,一成以为她在叫别人,却不料叫的就是宋青谷,宋青谷还张开双臂开玩笑地向南方要抱抱抱抱一下。之后乔一成问起这件事,宋青谷说,两家的父母原本就是认识的,一成见宋青谷没有明说,便也

接吻吗?南方略一停顿,想必南方家也一样是干部。

那天采访工作结束后南方提出请一成他们吃午饭,一成以为还是那种公家的邀请,不料却是南方私人请客。

南方带他们去的是一家小小的风味馆子,她说这里虽小,但是川菜是极正宗的,吃饭时,南方还给一成他们布菜,显得文静而体贴,并且请一成不要叫她“项部长”,像宋青谷一样,叫“南方”就行了。一成对这个年轻的女干部的印象好极了,不由得便在宋青谷面前多赞了南方几句。饭后宋青谷说:哎,很少听你这么夸一个女孩子,怎么样?追追看?

一成一下子红了脸,连连说自己绝对没有那种心,要追吧也是你去追才合适。

宋青谷说:没有可能,她比我还大几岁,不过关键不是这个问题。

乔一成问:那关键是什么呢?

宋青谷叹一声说:太熟啦!又说:南方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快三十了,家里也急。我说老乔,你真可以试试,你们两个,个头也挺配。

乔一成连连摆手,说:一领芦席一片天,怎么可能联系到一处?

宋青谷不以为然地冷哼一声,说:老乔,你这人就是这点最不可爱。

不过,乔一成说的也是真心话,他真的是一点也没有往那方面想,叫宋青谷这么一说,倒仿佛心里藏了点鬼似的。

南方所在的是全市第一大区,是电视台经常要采访的地方,所以乔一成与南方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多起来,常常在工作结束后三个人一同去吃饭,偶尔南方到电视台来的时候,也总顺便看看乔一成和宋青谷。

有个周四,四美吃坏了东西闹肚子,又懒得动弹不肯上医院,乔一成便替她去市级机关医院用自己的名字开点药,才拿了药出门,就看见南方了。

南方脸色黄黄的,像是不大舒服,独自从注射室里出来。

乔一成忍不住出声叫她,南方回过头来看见乔一成,眯了眯眼。

一成说:脸色这样差,怎么了?

南方说:没事,就是累了一点,发了两天烧。你呢?也病了?

一成把手中的药对她晃晃:是给我妹开点药。

一成看南方像是撑不住的样子,说:看你这样,自己怎么能回去,有车没再回,他听说宋青谷家好像是有点名望的,想必南方家也一样是干部。

南方略一停顿,想必南方家也一样是干部。

一成看看阴得像要落下来的天空,说:干脆我送你吧,看这天。

南方点点头,报了个地址,一成知道那是市级机关宿舍。

南方说,家里是舒服多了,可是宿舍离单位近,平时她多半住这边,周末会回去的。

一成果然送南方回去,他不知道,其实南方是坐了车来的,南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宁可乔一成来送她。

一成送南方回了宿舍,发现她这一小套房,舒服整洁,到处齐整地码了书报,很少女孩子的小玩意儿摆设。南方周到地请他不必换鞋,一成还是小心地换了双鞋,这地板真是太干净了,让一成不忍心就那么踩两个鞋印上去。

厨房里冷冷冷灶的,一成型,总觉得吃点什么才好让人睡觉,便快手做了一碗热汤面,淋了点麻油,不致太油腻,看南方吃了面和药,才走了。

南方躺在床上,裹了被,回想着。乔一成不英俊,但是五官搭配舒服,气质也温和,想必脾气不错,能力也不错,几回的报道写得极为精彩,那些新闻套语俗话下面,总有一点他自己的东西渗透出来,不激烈,但是很执著坚定,有滴水穿石一般的韧性,这让南方相当欣赏。

而且,南方微笑着起来,做饭的手艺还真不错。

连载

数巡酒后,李白起身敬酒,动作却让人惊讶!李白径直走向叨陪末座之人,只见那人面容清瘦,衣着朴素,然神情庄毅,文质彬彬,尤其目光之中,透着感人至深之大悲悯!有人趁机上前介绍:“此人杜二,亦好诗文。”李白不卑不亢,起身施礼:“晚辈乃洛布衣,杜甫,字子美。晋时杜预之后,今朝杜审言之孙。久慕李学士之名,今日得见,如在梦中。”

“我于长安之时,已于中书侍郎严挺之府上,闻‘诗痴’之名。知子美用诗用功,仔细认真,从不轻易下笔,下笔则必精确,令人百毁推戴,亦难更改一字!子美博览群书,天资聪颖,早已锦绣满怀,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子美非寻常摘句、扬子雕虫之类,实乃慷慨大度,不拘小节之名士也!今日相见,果是如其诗,淡泊简静,气清骨峻。愿与子美满饮此杯,以交忘年,以慰平生!”李白言毕,与杜甫连饮三杯,方转身与洛阳名士对饮。

杜甫心中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过!

李白又与洛阳诸人高声道:“子美俊才!我昔于泰山作诗数首,与子美《望岳》诗相比,果是一览皆不如。”诸人闻之皆笑,唯李白不笑。

杜甫略有不安,连忙举杯道:“学士抬爱!天下能作出《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之诗者,唯唯仙人也!”

李白大笑,对诸人再放豪语:“若太白为天空,子美乃大地也!太白与子美皆为日月!今日相会,洛阳之天空,日月同辉矣!”诸人不笑,唯李白、杜甫大笑。二人趁势撞响酒杯,连饮数杯。酒宴散时,李白盛邀杜甫明日再至驿馆一谈。

翌日,杜甫郑重造访李白。李白对其若老友一般,于驿馆备下香茶,与杜甫促膝畅谈。李白认真翻阅杜甫诗稿,不觉读出声来:《临邑舍弟书,苦雨黄河流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

二仪风雨,百川漏波。闻道洪何坑,遥连沧海高。……此诗乃杜甫早年所作排律。时黄河泛滥,河南、河北诸郡皆遭严重水灾。杜甫之弟杜颖任山东临邑县主簿,写信告知杜甫当地水灾之情况。杜甫心宽慰其怀,并表达自己欲制服水患之愿。李白读其诗,尤为开篇四句感慨不已:“子美此诗,可谓气吞山河,海涵地负。子美为消除人间水火,愿舍生而求大义,足见子美与民同忧之心,大济苍生之志也!”李白见杜甫静心倾听,稍作停顿,继续评道:“此



诗气象阔达,气势不凡。幻想丰富,想象浪漫,颇有盛唐之风!况此诗对仗工整,语词铿锵,实乃佳作!”

李白再读杜甫其他诗作,皆是格局正大,法度森严,庄重不苟,沉郁顿挫之作。李白不由由衷感叹:“太白酒诗,以大丈夫应提三尺剑,立不世功,诗文乃余事耳!今日读子美之诗,方知文章亦千秋之大业也!”

杜甫闻言,惶然起身:“太白之诗石惊天破,气贯长虹,泣天地而惊鬼神!子美高山仰止!”

李白摇头笑道:“子美诗力深厚,又勤奋不辍,异日必领强诗坛!”继而又轻叹:“我已志趣迁移,不日将‘身于方士格’,诗文功名复有何益?”

李白、杜甫二人言诗,不觉已是正午。李白着人送来上好好酒,与杜甫欢饮,继续畅谈。李白言及于长安之时,与贺知章、李璣、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李适之、日日欢饮,恣意人生,令杜甫心思神往。李白、杜甫把酒临风,谈诗论赋,评古说今,其乐融融。只是二人皆有块垒于胸,难免发出怀才不遇之慨!日暮将别,杜甫忍道:“等我片刻!”

只见杜甫手持竹笔,笔走龙蛇,纸翻烟云,已成诗一首:“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李白读诗,拂掌叫道:“子美既厌东都‘机巧’,又有‘方期拾瑶草’之念,来日可随我四海游踪,探幽访仙。”

二人相视良久,心中皆有不舍。无奈,杜甫接到家书,将赶回偃师为祖母书墓墓;李白亦要前往陈留采访使,从祖李彦允汴州府上,请其荐引,由济州紫微官道长高天师为自己授受道篆,从此,遁入道门,虔心行道,然后,再回东鲁家中,安排家小。

二人约定秋后梁园重聚,一起游历山河,共缔华章,以待天下风云际会之时。

第四章 两曜辞别石门路 子美凄苦困京师

杜甫回乡为祖母书墓墓铭之后,返回偃师陆浑山庄,与夫人杨氏道别,与李白洛阳相会之境况,唏嘘不已。最后,杜甫道:“太白邀我同游东鲁,我已欣然应下。思来想去,为夫虽于洛阳交往皆名士,同伙有达贵,然于洛阳交游,却不得荐引入仕,空负一腔热血,满腹才华。我欲入长安,入大唐子民本分,既是粉身碎骨,亦无怨也!”遂略整行囊,与夫人首阳山下辞别。

杜甫惦记与李白之约,于秋日来到东鲁汶上。